



世界文學名著

約翰·克利斯朵夫

(一)

羅曼羅蘭著

傅雷譯

JEAN-CHRISTOPHE

I.

By

ROMAIN ROLLAND

Translated by

FOU NOU-EN

黎明

江聲浩蕩，在屋後奔騰。整天的雨水打在窗上。一層水霧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。昏黃的天色黯澹了。室內是一股懊悶之氣。

初生的嬰兒在搖籃裏欠動。老人進來時雖把木履卸在門外，他的步子仍使地板格格作響；孩子啼哭了。母親從牀上彎出身來安慰他；祖父摸索着點起燈來，使他不要害怕黑夜。火光中顯出老約翰·米希爾紅紅的臉，粗硬的白鬚，憂鬱的神氣與銳利的眼睛。他走近搖籃；外套發出潮濕的氣味，腳下拖着一雙大藍布鞋。魯意莎對他做手勢叫他不要走近。她淡黃色的頭髮幾乎像白的一樣；面目很瘦削；綿羊般和善的臉上有斑斑的赤痣；蒼白的大口脣不容易合攏，微笑時有些怯生生的樣子；眼睛是深藍的，沒有神采的，眼珠只有極小的一點，但含有無限的溫情——她凝視着孩子。

孩子醒過來，哭了。驚慌的目光望四下裏亂轉。多可怕啊！深沈的黑暗，劇烈的燈光，渾沌初鑿的頭腦裏的幻覺，包圍着他的空悶的蠕動不已的黑夜，無邊的陰影中放射出尖銳的刺激、痛苦和幽靈，好似眩人眼目的光線一般：這些巨大的面龐威臨着他，這些眼睛直視着他，直透入他內心使他莫名其妙！……他沒有力氣叫喊，嚇得不能動彈，張着眼睛與嘴，只在喉嚨裏喘氣。他的虛胖的大頭縮成可笑而又可憐的怪樣子；臉上與手上的皮膚是帶紫的褐色，又有些黃黃的斑點。

——天哪！他生得多醜！老人用着肯定的語氣說。

他把燈安放在桌上。

魯意莎撇起着嘴，好似一個挨了罵的小姑娘，約翰·米希爾覷着她笑道：

——你不見得要我說他好看罷？即是說了，你亦未必相信我罷，這也不是你的過錯，小孩子都是這樣的。

孩子本是給燈光與老人的目光怔得發呆了，此刻纔回復過來開始叫嚷。或許他覺得母親的目光在撫慰他，鼓勵他訴苦。她對他張開着手臂，說：

——把他遞給我罷。

老人照例發他的議論了：

——孩子啼哭的時候是不該遷就的。應得讓他叫喊。

但他仍舊走過來，抱起嬰兒咕嚕道：

——我從沒見過這樣難看的。

魯意莎用灼熱的手接住了孩子，藏在懷裏。她端相着他，露出一副又慚愧又歡喜的笑容：

——喔，我的小乖乖，她羞慚地說道，你多難看，多難看，我多愛你！

約翰·米希爾回到火爐旁邊，扳着面孔把火薪撩撥了一下；但莊嚴陰沈的臉上浮着微笑：

——好媳婦，他說。得了罷，不要懊惱了，他還有時間改變呢。而且這又有什麼關係？我們不過巴

望他做一個好人罷了。

嬰兒與溫暖的母體接觸之下，立刻安靜了。只聽見他唧唧的忙着吸乳。約翰·米希爾在椅上望後微微一仰，重又張大其辭的說道：

——天下最美的莫過於一個誠實的君子。

他停了一刻，思量應否把這項思想再行申說開去；但他覺得已經無話可說；於是靜默了一會之後，又用懊惱的聲音問道：

——怎麼你丈夫還回家？

——我想他在戲院裏，魯意莎怯生生地回答。他有豫奏會要參加。

——戲院已經關門了。我剛纔在門前走過，這又是他的一句謊話。

——不，不要老是責備他！或許我誤會了。他大概爲教課的事情耽擱了辰光。

——那也應回來了，老人不高興地說。

他躊躇了一會，重又低聲問她，似乎有些羞愧的神氣：

——他又……了麼？

——不，父親，不，父親，魯意莎急急回答。

老人啾視她，她躲避他的目光。

——這是假的，你說謊。

她悄悄的哭了。

——天哪！老人一邊喊一邊望火爐上踢了一腳。撥火棒大聲掉在地下，把母子倆嚇了一跳。

——父親，我懇求您，魯意莎說，他要哭了。

嬰兒遲疑了一會，不知應該啼哭還是繼續吃奶；但因兩者不能同時並進，也就決定了後者。

約翰·米希爾放低了聲音，怒氣勃勃的說道：

——我對老天做了甚麼惡事而要有這醉鬼的兒子？我所過的生活真是夠受了，什麼都不得享受……但你，你，你難道不能阻止他麼？這是你的本分啊。要是你把他羈留在家裏的話……

魯意莎哭得更傷心了。

——不要再呵責我了，我已經這樣的苦惱！我所能做的都已做過。您真不知我獨自一人的時候多麼害怕！好像一直聽得他上樓的腳聲，我等他開進門來，心裏想着：天哪！不知他又是什麼模樣了……想到這層我就難過了？

她抽咽着，渾身顫抖。老人不安起來。他走過來，把散亂的被單擦在她抽搐不已的肩上，用他粗大的手撫摩着她的頭；

——呢，呢，不用害怕，有我在這裏。

她爲了孩子的緣故安靜下來，勉強裝出笑容：

——我不該和您說這種話。

老人望着她，搖了搖頭：

——可憐的妮子，我決不是送了您一件美麗的禮物。

——這是我的過錯，她說。他不該娶我。他一定後悔他的行事。

——你要他後悔什麼呢？

——您很明白。您自己也曾因爲我嫁了他而生氣。

——不要說了。這是實情。我當初有些傷心。像他這樣一個男子——我可不用怕你難堪的說，

——受過很好的教養，又是優秀的音樂家，真正的藝術家，——大可別有希圖，不必追求像你這樣

一個一無所有的人，既不門當戶對，也不是音樂界中的人。一百多年來，姓克拉夫脫的就沒娶過一個不懂音樂的媳婦！——但你知道我究竟並沒恨你，認識你之後，我便愛惜你。而且事情一經決定，再也不容重翻舊案；唯有老老實實的盡自己的本分纔對。

他回頭坐下，停了一會，用他慣常宣說道理時莊嚴的態度說道：

——人生的第一要義是盡本分。

他等待對方的異議，望火爐裏吐了一口唾沫；隨後，因為母子倆都沒有什麼表示，他想繼續說下去，——卻又咽住了。

* * * * *

他們不再說話了。約翰·米希爾坐在火旁，魯意莎坐在牀上，兩人都悲哀地幻想着。老人雖然那麼說，依舊想着兒子的婚事非常痛心。魯意莎也想着這件事情，埋怨自己，雖是她並無可以埋怨自己的地方。

她從前是一個女僕，當她嫁給約翰·米希爾的兒子曼希沃·克拉夫脫時，大家都覺得駭怪，

她自己尤其莫名其妙。克拉夫脫家雖然沒有什麼財產，但在老人住了五十多年的萊茵河畔的小城中是很受尊重的。他們是父子相傳的音樂家，從科倫（Cologne）到曼海姆（Mannheim），所有的音樂家都知道他們。曼希沃在宮廷劇場當提琴師；約翰·米希爾從前是大公爵府中的音樂指揮。老人爲曼希沃的婚事大爲喪氣；他本來對於兒子抱有極大的希望；想要他成功一個他自己沒有成就的名人。這次的打擊把他的雄心毀滅了。所以他初時大發雷霆，咒罵曼希沃與魯意莎。但因爲他是一個好人，故等到他識得媳婦的品性以後便原諒了她；雖然表面上常是惡言厲色，心裏卻對她懷着慈父般的溫情。

沒有人能懂得促成曼希沃這件婚事的原因，——曼希沃自己更加弄不清楚。這當然不是因爲魯意莎生得俏。她身上全無迷人的地方：又矮小，又蒼白，又羸弱；她和曼希沃和約翰·米希爾比起來真是奇怪的對照，他們倆都是高大寬闊、面色紅潤的巨人，生着一雙結實的手，健飯豪飲，愛說愛笑，好作熱鬧的聲響。她似乎被他們壓倒了；人家難得留心她，她自己更是想法子躲避。要是曼希沃心地慈悲的話，還可相信他的犧牲一切其他的利益而娶她，是爲看中魯意莎樸實的好心之故；

然而他是最愛虛榮的人。像他那樣的男子，生得相當漂亮，自己亦未嘗不知，很會自誇，並非沒有天才，可以希圖結一門富室的姻事，甚至——誰知道？——可能迷惑個把他中產之家的女弟子，如他誇口的那樣……而竟突然挑了一個平民階級的女子，又窮，又醜，又無教育，對他沒有絲毫好處……竟可說是他賭輸了東道得來的！

但世上有些人永遠做着出人意料甚至出於自己意料的事情，曼希沃即是這等人物。他們未始沒有先見之明——俗語說，一個有先見之明的人抵得兩個……——他們自負不受任何欺騙，會有把握地駛行他們的船。但他們是不替自己打算的，因為自己不識得自己。但在他們慣有的空虛的時候，他們把舵丟下了；而凡是事情一經放手，它們便會賣弄狡猾和主人作梗。無人管束的船會向着暗礁直撞過去；機警的曼希沃便娶了一個廚娘。他和她訂立終身盟約的那天，他卻也非醉非癲，也不曾被熱情衝動，真是差得遠呢。但或許我們除了精神、心靈、感官以外，另有其他神祕的力量，在別的力量沈睡着的時候乘虛而入，做了我們的主宰；或許，當曼希沃走近河邊的少女之時，在她膽怯地望着他蒼白的腫子中間，說不定即是遇到了上述的那種力量，纔使他莫名其妙地和她

坐在蘆葦叢中訂了婚約。

一結婚。他自己覺得做了一件屈辱的事。他在可憐的魯意莎面前毫不隱瞞，她呢，只是不勝卑恭的向他求恕。他也並不凶惡，就慨然原諒了她；但一忽兒後，他又痛悔起來，或是在朋友中間，或是在他富家的女學生前面，她們此刻表示輕蔑的神氣，在讓他校正指法與他手指相觸的時候，也不再顫抖了。於是他沈着臉回家，魯意莎一眼就料到他照例的怨言；胸中梗塞着悲苦。再不然他逗留
在酒店裏，想法子忘掉自己，忘掉對人的仇恨。像這種晚上，他大笑着回家，在魯意莎心中，這比別的日子
的隱語與不說出來的怨恨更加難受。這種放蕩的行爲，每次使他所有少數的良知和家裏的
金錢減少幾分，魯意莎覺得自己在這方面多少要負些責任。曼希沃陷到泥窪裏去了。照他的年紀，
正在應當努力用功，發展他中庸的天資的時候，他卻聽任自己在斜坡上滾下，給別人佔據了他的
位置。

至於替他拉攏金髮女傭的那種無名的力量，自然毫不介意。它已盡了它的使命；約翰·克利
斯朵夫便在運命驅使之下下地了。

天色全黑了。魯意莎的聲音把老約翰·米希爾從迷惘中驚醒，他對着爐火思前想後的已經出了神。

——父親，時候該不早了罷，少婦懇切地說。您得回去了，您還要走一程路呢。

——我等候曼希沃，老人回答。

——不，我懇求您，您還是不要留在這裏的好。

——爲什麼？

老人擡起頭來，留神望着她。

她不回答。

他又道：

——你害怕孤獨，你不要我等待他麼？

——噯，是啊：這不過把事情弄得更糟：您會生氣；我可不願意。我懇求您罷？

老人歎了一口氣，站起來說：

——好，去罷。

他走近她，刺人的鬚在她額上輕輕觸了一下，問她要不要什麼東西，拈小了燈，在黝黯的室中走出去時和椅子撞了一下。但他沒有下樓已想起兒子醉後歸來的情景；他走一步停一步。幻想他獨自回家所能遭遇到的種種危險……

牀上的嬰兒在母親身旁重新開始騷動。他內部迸發出一種無名的痛苦。他盡力抗拒：彎着身子，握着拳頭，蹙着眉毛。痛苦愈來愈劇烈了，彷彿挾着無窮的威力。他不知它是什麼，亦不知它要到什麼地步；只覺得它巨大無比，永無窮盡。於是他可憐地哭了。母親用溫軟的手撫摩他，疼楚似乎已經減少了些；但他仍繼續哭泣，因為覺得它依舊在身旁盤踞在他內裏。——大人受苦時，只要知道痛苦的來處，便可用思想把痛苦驅逐到身體的一部分，可以治愈，必要時還可去掉；他可以固定痛苦的範圍，和他本身分離。嬰兒卻沒有這種自欺欺人的補救方法。他初次的受到疼痛是格外酷烈格外真切。他覺得痛苦無邊無岸，如他自己的生命一樣，覺得它盤踞在他的胸中，壓在他的心上，控

制着他的皮肉，直要把他侵蝕完了方始他去。

母親緊緊摟着他喃喃說道：

「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哭了，我的耶穌，我的小金魚……」

他老是斷斷續續的悲啼。這個無意識的尙未成形的可憐蟲，對他命中註定的苦惱生涯似乎已經有了預感；所以無論如何也不能平靜……

黑夜裏傳來聖馬丁寺的鐘聲。嚴肅遲緩的音調，在雨水潮潤的空氣中繚繞，有如輕輕地踏在蘚苔上的腳步。嬰兒在嚎陶聲中突然靜默了。奇妙的音樂宛似一道乳流般在他胸中緩緩流過。黑夜發光，空氣柔和而又溫暖。他的痛苦消散了，心花笑開了；他輕鬆地嘆了一口氣沈沈睡去。

三座安靜的鐘繼續奏鳴着，報告明天的節日。魯意莎聽着鐘聲，也想起她過去的苦難，想起睡在身旁的親愛的小兒的前程。她在牀上已經躺了幾小時，困頓不堪。她的手與身體都發熱；沈重的毛毯壓迫她，覺得被陰影窒悶欲死；但她不敢動彈。她望着嬰兒；雖是夜裏，仍舊可以看出他憔悴的容顏。睡魔把她纏住了，狂亂的形象在她腦中映過。她以爲聽到曼希沃開門，心便驚跳起來。浩蕩的

江聲在靜寂中益發宏大，有如野獸的叫吼。窗上不時發出雨點敲打的声音。鐘鳴更緩，慢慢地靜寂下來；魯意莎在嬰兒旁邊睡熟了。

這時節，老約翰·米希爾冒雨佇立在屋前，鬚髭沾着水霧。他等待他可憐的兒子回來；他胡思亂想的頭腦中不斷地映過酒醉所致的種種慘劇；雖然他不相信這些事情真會發生，但若不見兒子回來，他即是歸去亦不能入睡。鐘聲使他非常悲傷，因為他回想起幻滅的希望，想到此刻還在路上倚待歸人，不禁羞愧交迸的哭了。

流光慢慢地消逝。晝夜遞嬗，好似汪洋大海中的潮汐。幾星期過去了，幾個月過去了，周而復始。循環不已的日月仍好似一日。

光暗的均衡的步伐，幼稚的生命的節奏，指示出無限的幽靜的歲月。渾噩的生物在搖籃中夢想着他必要的需求，其中有痛苦的，亦有歡樂的；雖然這些需求隨着晝夜而起滅，但它們的井然有序，反像是晝夜隨着它們而往復。

人生的鐘擺沈重地動盪着。人的生命完全湮沒在此遲緩的搏動之中。其餘的只是幻夢，只是不成形的夢，蠢動的，斷片的夢，隨處飛舞的無數的原子，令人笑令人恨的眩目的旋風。還有喧鬧的聲響，騷亂的陰影，奇怪的形狀，痛苦、恐怖、歡笑、夢……——一切全只是夢……在這渾沌的夢境中，卻有友好的目光對他微笑，有歡樂的熱流從母體與飽含乳汁的乳房中流遍他全身，有無知的、內部的精力積聚起來，巨大無比，有沸騰的波濤在嬰兒的微軀中洶洶作響。凡能洞燭他內心的人，便可看到湮在陰影中的世界，正在組織中的星雲，與乎方在醞釀的宇宙。他的生命是無限的。它是
一切……

歲月流逝……人生的河流中開始隆起回憶的島嶼。先是一些偏僻的小島，一些浮在水面上的岩石。在它們周圍，一片平靜的汪洋的水在晨光熹微中展布開去。隨後又是些新的小島在陽光中輝耀。

多少形象從心靈深處浮起，異乎尋常的清晰。無窮的日子老是在單調的擺動中輪迴不已，永

遠沒有什麼變更；連綿的歲月有些是歡悅的，有些是悲慘的。但時光的連續常會中斷，種種的往事超越年月而相接……

江聲……鐘聲……不論你回溯到如何久遠——不論你在遼遠的時間中想到你一生的哪一刻——永遠是它們深沈而熟習的聲音在歌唱……

夜裏——在朦朧中……一道蒼白的微光照在窗上……江水洶洶作響。萬籟俱寂，它的聲音愈益宏大了；它威臨着萬物。時而它撫慰他們的睡眠，連它自己也像要在波濤聲中入睡了。時而它激怒狂吼，好似一頭噬人的瘋獸。終於它的咆哮靜止了：那纔是無限溫柔的細語，銀鈴的低鳴，清朗的鐘聲，兒童的歡笑，又似低吟淺唱的歌聲，縈迴繞舞的音樂。永遠不歇的偉大的母性之聲啊！它催眠着兒童，有如千百年來催眠過在他以前的無數代的兒童一樣；它滲透他的思想，浸潤他的幻夢，它的滔滔汨汨的和諧如大氈一般包裹着他，直到他躺在萊茵河畔的小墳上時還是圍繞着他。

鐘聲復起……天已黎明！鐘聲慢慢地傳播開去，如泣如訴，如怨如慕，滿着友愛與肅穆的情調。柔緩的聲音起處，幻出無數的夢境，前塵、往事、舊恨、新愁，對於先人的懷念——兒童雖然不認識他